

“我的龙舟记忆”征文选登



老龙头,加速!

申云贵

很小的时候,我看过一次扒龙舟。虽然过去了几十年,依然记忆犹新。

端午节,我们这里除了呷粽子,洗艾叶水澡,还有一个重要活动——扒龙舟。那年离端午节还有一个月,铜六爷公布消息:我们村的龙舟要去邵阳参加比赛。消息一出,村里人奔走相告,高兴得像家家都出了状元。

端午节近了,村里人选一个好日子,把存放在堂屋的老龙头“请”出来。五晚娘在八仙桌上摆上米酒、鱼和肉。铜六爷点燃香,带着大家跪下,敬天地、敬祖先……然后大家把屋檐下的“黄龙”抬出清洗干净,安上老龙头。铜六爷拿起朱笔,轻点老龙头双眼。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,“祭龙头”和“起龙”仪式就完成了。

端午节前一天,孩子们就开始议论:“明天去邵阳看扒龙舟喽!”“我想去魏家桥看,不知我爷老子准不准我去。”大家又兴奋又着急,兴奋是因为有龙舟赛看,着急是怕大人不答应。我不急,因为父亲答应了——村里很多人去,满叔又是鼓手,我自然能跟着。

端午节那天上午,我随铜六爷来到资江边。天很蓝,白云像悠闲的牛羊;河水也很蓝,天上的“牛”“羊”落在水里,风一吹,碎成一片

片白絮。河两岸挤满了人,有的站着,有的坐着,还有的骑在树杈上,卖粽子和棉花糖的小贩穿梭其间。铜六爷牵着我在人群中挤来挤去,找了一棵歪脖子柳树,把我抱上树杈,自己站在树下。我闻着汗味、粽子味、雪花膏味,听着潮水般的嘈杂声,心想,人真多啊,只怕邵阳的人都来了。

11条龙舟在河里一字排开,有长有短,龙头高高扬起。舟上的人穿统一衣裤,坐成直线,每人一柄木桨。我们村的“黄龙”排在最左边,离我最近。满叔站在老龙头后,身前一面大鼓。他双手握槌,昂首挺胸,像一个即将出征的将军。我暗自自豪,觉得我们村一定会赢。

“啪”的一声脆响,比赛开始。11条龙舟应声齐发,箭一般蹿出。

霎时,鼓声震耳,“噱嘿—噱嘿”的号子响彻云霄。汉子们身体整齐地上下摆动,木桨整齐地前后飞舞。舟身犁开碧波,舟尾翻涌长长白浪。我的心随着鼓点狂跳,脸色想必绯红——只是我自己看不到。有老人走到河边,丢下粽子,双手合十,念念有词。

转眼间,龙舟分成三个梯队,“红龙”“黑龙”领先,“青龙”“白龙”和我们“黄龙”紧随,另6条“龙”在奋力追赶。鼓声更急,号子更响,河水和人群

一起沸腾。这边喊:“邵阳必胜!”那边回:“隆回第一!”“青龙”开始加速,“咬”住了“黑龙”的尾巴。“黑龙”似乎慌了,船上汉子手里的木桨玩命似的挥动,却不再整齐。“青龙”继续加速,和“黑龙”并驾齐驱。“黑龙”舟头一歪,差点侧翻。岸上人群爆出一阵惊呼。“青龙”趁机超过“黑龙”,又“咬”住了“红龙”的尾巴。

我们村的“黄龙”也追了上来。满叔稳稳站立,鼓槌疾落,丝毫不乱。汉子们的桨也丝毫不乱。老龙头高高扬起,仿佛要腾空而起。“黄龙”超过了“白龙”,又超过了“黑龙”。“老龙头,加速!老龙头,加速!”突然的喊声吓我一跳——是铜六爷!他把双手举过头顶,喊一声,双手向上挥一下,双脚同时往上跳一下。铜六爷喊着跳着,一不小心,摔倒在地。他爬起来,揉一下膝盖,接着又喊又跳。看到铜六爷的样子,我心里很难受。但我相信老龙头听到了铜六爷的喊叫,会和满叔他们一起为村里争光。

正午,活动结束。河面碧波悠悠,云影缓缓浮动。龙舟还在水上漂着,不愿离去。岸上的人也不愿离去,有的开心:“回去摆酒,好好庆祝庆祝!”有的懊恼:“哎,输了。宁可输丘田,不肯输一船。明年再来,一定要赢回来!”

今年端午节,资江又举行了盛大的龙舟赛。河里不见了老龙头、铜六爷,但“同舟共济,奋勇争先”的呐喊仍在资江上空回荡。(申云贵,邵东人,湖南省作协会员)

时,那个已有130多年历史、用整块老木雕凿成的龙头,在碧波中闪闪发光。这种光,从古代穿越而来,令人震撼。

早安隆回队美女鼓手曾琪出场时,她击鼓呐喊的飒爽英姿,让我想起了代父从军的花木兰,想起了所向披靡的穆桂英,想起了新时代在各条战线上建功立业的三八红旗手……

比赛的颁奖典礼,我看到了笑容满面的程浩书记,与夺冠的每一名队员亲切握手,看到了队员们脸上蓬勃向上的精气神。

龙舟赛的冠军,我预测准了,这让我兴奋。而我家乡的队伍,虽然只夺得了第22名,有点遗憾,但我想,他们肯定不会服输,一定会卷土重来。

刷屏看龙舟,我看到了“宝古佬”不甘落后的精气神,听到了邵阳腾飞的号角声。

(张声仁,洞口县文联退休干部)

生活奔波。虽历经沧桑,可心底这份龙舟情结,从未有半分消减。多年来,无论生计多忙碌、琐事多繁杂,只要听闻何处举办龙舟赛事,我总会抽身奔赴,弥补儿时遗憾。

让人欣慰的是,沉寂多年后,家乡新部的龙舟文化悄然复苏。近些年,县里积极组建专业龙舟队,征战各级赛事。岁月不饶人,如今我年岁渐长,体力不复往昔,不能像年轻后生一般踏浪挥桨、驰骋赛场,为家乡冲锋争先。但热爱不分老少。

虽不能上场竞技,我便甘愿默默坚守,为家乡龙舟事业发光发热。家乡的龙舟队伍每一次备赛出征,我都积极奔走,出力出力,踏实做好各项后勤工作。赛前,筹备物资、整理器具、安顿队员,事事细致周全;赛中,驻守江岸,全力呐喊助威;赛后,陪伴队员复盘得失、舒缓心情。

数十载光阴流转,从儿时小河边的竹排逐梦,到中年赛场旁的默默护航,龙舟情结贯穿了我的大半生。

(李国中,新邵人,文学爱好者)

一生痴守两行字——楹联文化传薪者邹宗德的艺术人生

伍想德

中国楹联界最高奖项——“梁章钜奖”,湖南仅有两人获得:一位是联坛泰斗、中南大学教授余德泉先生;另一位则是邵阳人邹宗德,他是“湖湘楹联七子”之一,也是“中国联坛十秀”之一。2023年,他获得“瓯海杯”对联理论奖——这是中国对联理论最高奖。

邹宗德出生于隆回,24岁加入中国楹联学会,是当时最年轻的会员。40年来,邹宗德创作了数千余副对联,编著有《对联创作学》等多部典籍,屡获重量级荣誉。在湖南省“三百工程”文艺人才中,诗词、楹联领域仅他一人入选。

尤为硬核的是,他发现了武冈浪石古楹联村——那里保存着从明清至中华民国的石刻楹联41副。经他考证、推动,该村挂上了“中国第一古楹联村”的金字招牌。城步一副神秘“隐字联”,经他推介,引发联界破译、争鸣,轰动海内外。在邵阳县岩口铺扶贫期间,他推动保护车万育故居。在他的推动下,洞口、邵东、隆回三地先后获得“中国楹联文化县”国字号招牌。他开课教学30余年,曾在《邵阳日报》开辟多个楹联专栏、在邵阳电视台主讲楹联,累计培养诗联教师与学生超过5000人……邹宗德一心守一联,撑起一城文脉。

中国楹联学会原副会长刘太品评价其作品:“王者气象从来不靠长得帅。”意指邹宗德之联,赢在气吞山河的格局,赢在扛鼎千钧的分量。中国楹联学会会长肖良平说:“邹宗德先生集创作、理论、教育、组织于一身,成绩斐然……以梁章钜奖、‘瓯海杯’理论奖双桂冠膺于一身,乃当代楹联界之翘楚。”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周玉清说:“邹宗德

(上接1版)花瑶挑花的古老技艺在教室里传承,呜哇山歌的调子在山谷间回荡。年逾古稀的瑶族老人周一雷打不动地来学校教授呜哇山歌。课间操时,孩子们跳起竹竿舞,踏着自信的“模特步”。

谭美珍把这套理念概括为“体育铸身,劳育铸能,美育铸魂”——落实下来,就是田间地头的一锹一镐、山野林间的一步一探、非遗课堂上的一针一线。草原学校从不回避自己的短板:学生多是留守儿童,设备不如城市,交往圈层有限。但他们认准一个道理:乡村孩子的课堂,未必需要用城市的尺子来衡量。深厚的乡土文化、丰富的民俗资源、变幻莫测的大自然——这些恰恰是城市学校无法复制的独特优势。

路径二:以外部“输血”带动自我“造血”。

湖南大学的持续支教、社会企业和公益组织的关注,为草原学校提供了宝贵的师资补充和资金支持。更重要的是,这些外部资源不是一次性“施舍”,而是形成了可持续的供给链——湖南大学先后派出8批29名大学生支教,全国各地志愿者也接力相助,学校的口碑越来越好,关注度越来越高,资源也就越来越充足。

这是一种良性循环:外部“输血”激活了学校的自我发展能力,而自我发展又吸引了更多的外部关注。邵阳地区的乡村学校完全可以和高校、公益组织建立长期对口帮扶机制,改变“输血一次就结束”的传统模式。

路径三:以“看见”代替分数评价。从家长把孩子从浙江转回来的决定可以看出,家长们对教育的期待,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分数竞争。他们想要的,不是一张漂亮的成绩单,而是一个“眼里有光”的孩子。

草原学校的孩子们参加全国语文朗读比赛,一举夺得全国团体组总冠军。曾经不爱说话的蒋松好后来爱上了写诗,还为自己的诗谱上了曲子。家长看得真切——孩子的眼睛亮了,笑声多了,自信和阳光从每个孩子的眼睛里透了出来。这种“看得见的成长”——在田野里感知季节变化,在非遗课堂上触摸祖先的智慧,在劳动中收获真实的成就感——才是乡村教育真正的核心竞争力。

隆回县高平镇马落中学党支部书记、校长周炯斗认为,不要回避乡村学校的短板,而要充分挖掘其独有的乡土优势。大

是一位全国楹联大家,更是一位身体力行的文化传薪者。他扎根邵阳,将这片土地的楹联文化遗产从沉睡中唤醒,让邵阳的楹联文化在全国声名鹊起。”

邹宗德整理出版的《邵阳名胜楹联集》,涵盖百余个景点,收集了上千副对联。邵阳的名胜古迹和名人故居,处处可见邹宗德的题联。他痴迷两行小字,说楹联是独属于汉字的浪漫。他还说,写联时,仿佛在与古人对话,也在为未来留声。“文化传承就是要痴迷。我愿意一辈子守着它,让更多年轻人看见——两行小字里,藏着千钧力量。”他说。

关于名胜,邹宗德留下许多传世之作。《题白沙古井茶艺馆》:“一园月色和茶煮;万古泉声带韵流。”寥寥数字,把月色、茶香、泉声写活了。《题岳麓山穿石坡》:“名茶雪煮香穿石;大麓云飘醉入壶。”写尽山居品茗的极致清冽与洒脱。《题新宁舜皇山》:“山因舜帝成名,耸千丈而高衡岳,拔地湘南,为岭南瞻云就日;我倩仙家施法,挂五弦以接苍梧,横琴天下,替吾民解温阜财。”胸怀天下,力透纸背。《题魏午庄故居》:“狮象化山歇坐骑;蛟龙激浪出金潭。”英雄故里的不凡气象跃然纸上。《题山西运城安邑》:“乃舜皇息壤,肇五千年华夏文明,天下听虞韶,替黔首阜财解愠;为禹甸中枢,领百万里山川壮丽,河东重王气,看鸣条虎踞龙蟠。”从舜皇息壤到禹甸中枢,横跨五千年华夏文明。此联为全国征联大赛一等奖作品,从3000余件投稿中脱颖而出。

邹宗德以两行小字,扛起千钧文脉;用一生痴守,写出时代回响。

自然就是最好的教材,民俗文化就是最好的教学资源。要把学校办成孩子“想待的地方”,而不是“不得不去的地方”。

一种范式:让学校成为“想待的地方”

从10多个孩子到293个孩子,从濒临撤并到成为乡村教育样本,草原学校用9年时间证明:乡村小规模学校不仅可以生存,还能活得精彩、活出尊严。

邵阳学院理学院(师范学院)原副院长、副教授李崇爱长期致力于农村基础教育研究,他把研究的触角深深扎进乡土里。他分析认为,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和出生人口持续下降,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撤并与提质,是当下教育主管部门面临的一项重要工作。乡村小规模学校撤并、学龄儿童异地安置入学,在保证了几童接受教育权利的同时,也带来了儿童上学往返安全风险上升、家庭教育成本增高等问题。

李崇爱指出,草原学校的发展为乡村小规模学校的转型提供了一个成功范式,其价值在于:一是可以切实保障儿童受教育权,防止义务教育阶段儿童辍学、失学;二是可以让儿童在熟悉的生活场域中学习,防止异地就学儿童脱离原有生活环境、远离父母带来的“水土不服”;三是可以赓续乡村文化,防止乡村教育的过度抽离导致乡村文化空心化和青年逃离。

他同时提醒,乡村小规模学校尤其是偏远地区小规模学校的发展,不仅需要教师的情怀,更需要制度与机制的保障。具体而言,需要做好总体布局与定位,完成从“普通完小”向兜底型、特色型学校的功能转变;解决好“一人多岗、全科教学”问题,破解“缺人、不稳、不专业”困境;保证生均经费足额到位并适当倾斜,确保不因学生人数减少而难以为继;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与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共享,但不盲目城市化,保留乡村教育的乡土根脉。只有这样,才能实现区域教育动态均衡发展。

大山里的琅琅书声,应该在最需要它的地方一直延续下去。

草原学校的启示或许正在于此:乡村教育的出路,不在于向城市看齐,而在于向内扎根。根扎得越深,枝叶就越茂盛。当每一所乡村学校都能找到自己独特的生长方式时,那些散落在山间的“云上村小”,就不再是被时代遗忘的角落,而会成为中国教育图景中最生动、最坚韧、最不可替代的一部分。